隨

是戴紗帽人語先生雖溷跡軟紅塵内而興味清虛有雲中白鶴之致味其言真熱鬧場中一帖清凉散也

王陽明少時有童子師督令習走負兩磚於髀間令行十步久之能勝又各益一磚足背皆腫不令得息腫平痛止去磚而行往來如飛此即陶士行朝夕運甓之意而此師亦非尋常學究也心知陽明之不凡而慮其筋骨脆弱不堪勞瘁使之習焉而無所畏雖經百折而氣不衰矣圯上老人之於張子房亦然一在斂其鋒稜一

在堅其骨力同一意見也
黃鐸字布聲永樂中鄉貢舉人授徒崑山從之學者三
日不授書惟命以正立必欲堅不動或怪以為問曰讀
書易耳為人難苟坐立未當他何望焉識者以為善教
明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年十三宋濂一見奇之曰
華川有子蜀王禮聘教授蜀郡痛父遺骸未返丘壟白
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即奠死所仰天一號幾絶
滇人感愴稱王孝子雲南布政使張紞重紳孝為作弔

王翰林文子稌字叔豐有志行壯力問學性至孝紳痛念父没食不兼味稌遵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及卒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人謂之王文節不但有子且有孫凡人家門可表又不在科名勢位之際也

霍光欲以女妻雋不疑不疑固辭不肎當久之病免又欲以女妻劉德德亦固辭慮其盛滿後免為庶人屏居田間當光為大將軍時禍福之權在其掌握氣燄所薰

何止炙手一時倚氷附火之輩須其盼睞方且奔走營謀惟恐不得況一旦妻之以女為門中嬌客乎兩公乃於炎炎方熾時避而遠之雖遭屏棄而不悔其高識遠見何如也范明友誤墜錦繡囊中遂與其禍人生世上盈虛消息之理蓋可忽乎哉

趙閲道先生謚清獻趙挺之亦謚清獻氏族大全因兩公姓謚之同遂誤以趙明誠為閲道子而曰公二子屼明誠不知明誠蓋挺之子也又云李易安趙抃之子明

誠妻也其舛誤至此凡紀載之書如此類者不少不可不知又憶曾於某書中見有分别兩公混傳之故者似以挺之之獻為憲恨老人善忘而羣書又散失無可考聊記於此以竢好古者正之明誠夫婦前後金石録序甚佳

程伊川葬説云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為

則思慮所及雖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但弔死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置賻襚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而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敢見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

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得盡如禮

造物放之太虚可腐敗者合於黄壚下付無窮吾尚何
患掘塚深三丈小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
二盆酒二缸右置米麴二奩朝服一稱韡履自副左刻
吾誌右刻吾銘即掩壙惟簡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塚中
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
石下猶可容數人無功於國無恵於人不足以請謚於
有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鉅公作誌及碑塚上植五
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它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于

載永安計耳毋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
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為遂無知
也葬之日以繒布纏棺而翣引毋作方相俑人陳列衣
服器用累吾之儉吾平生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
作集使後世嗤詆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
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丐恩澤為無厭事若等兄弟
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諉莒公莒公在若等為不
孫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内皆為兄

弟况兄弟之不懷求合他人人詎肎信哉縱陽合之彼
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如何莒公友吾云何可
以為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箋記隨宜為之天
分自有所禀不可强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胷中則不為
人所輕誚矣右録三先生三篇皆人子慎終追遠之語
以示兒輩使余異日易簀後兼覔文公家禮斟酌行之
大約必以朴儉為主不但我家貧薄無力從時且能順
我生平最所厭惡之舉而盡去之九原之下暢快實甚

鬼家人駭矣僕即死不顧也其自信不移如此故其與
浙江趙巡按姜僉事二書因海寇之亂直陳時弊激切
痛快皆他人所不能道所不敢道者真救時之藥石也
余於范月工架上得其集讀之謂其為文多右正嫉邪
揚嬓刺惡時抉胷臆以鬯不平曲為引譬以發奇思真
所謂擲地有聲入土不蠹者不但詞句之沉雄軼蕩令
人避三舍也
唐太宗太子冠有司言二月吉請造兵符儀仗太宗曰

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蕭璃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太宗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太宗英明其見理若是後世之人圖謀吉利瑣瑣於占時擇日而於禮義有不知為何物者何其昏瞀之甚也

宋孟珙屯黄州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於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二事有裨於民生者不淺在今日惟我

督臺李公有之既搆屋以處難民又於沿城空地多建營房殘民初集得免鳩居之擾自軍興以來大江以南如杜詩所謂各使蒼生有環堵未有若吾西安者也

商鞅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及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鞅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為鞅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喟然嘆曰為法自斃一至此哉唐武后命來俊臣鞫周興獄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用何法興曰此甚易耳

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内狀推兄請入此甕路巖為相密奏臣下有罪賜死者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實至賜巖死乃自罹其酷五代時閩薛文傑以古制檻車踈闊更為之形如木櫃攢以鐵鋋内向動輒觸之既成而適以象怒檻車送文傑於軍前首自入焉武后盛開告密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匭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后善之未幾其

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宋盧多遜貶珠崖李符知開封府言於趙韓王曰珠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貶者多生全春州在内地而近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亦外示寛貸而置於必死之地趙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趙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而卒此六人皆所謂為法自斃者惡人之報如是始快人心始彰天理

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母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從來重賦之喻未有精於此言者

雙橋隨筆卷十一

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為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
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
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
之以禮為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為非
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固安之而不以為非胡
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其説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
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絶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
何與焉誕者則不然間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塋

塚曰此其形也此其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于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者也信斯言也彼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為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肎為善乎由大而論之係乎盛衰者莫大於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内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

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也非視岡阜之向背順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為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者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肖而莫之贖也嗚乎先王之禮一失而流於野再壞而化於異暨其大壞而不可為忽乎入於禽獸而不之覺也寧不哀哉自今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浸淫膠固

非空言所能草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祠於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於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至七月過一嵗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誌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此明方正學先生宗儀九則之一也浮屠葬師之說余所深惡每欲暢言其謬而筆端庸繭不能盡先生此篇深切著明人人可曉真有家者所宜取法其有

裨于人心風俗非淺鮮也九則其八曰尊祖曰重譜曰睦族曰廣睦曰務學曰謹行曰修德曰體仁余皆奉以為訓而另録是編於此者浮屠葬師之害浸淫膠固雖名流鉅公亦多信之而不以為非不揣於雜録中妄陳末議今得先生以為助則孤掌之鳴可不甚畏故載於筆者不憚再三耳已又得劉伯温先生書劉禹疇孝行傳後語亦可以見浮屠之謬並録焉閲之者當益信也

浮屠之術果有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揣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於惑愚昧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中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撻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

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搏擊飛走以食曰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於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與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

人之母歟將并其母而獄之歟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呴呴嘔嘔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懷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子者不

多也故又為之言以悟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雖然令之羣相尊奉而不知厭者又不過尚虛華粧體面及勉強支撑以了故事而已求其慮親於冥冥之中有加以罪而惕然動念者又不可得矣悲夫

王百谷先生作吳社編顧文學雲龍又遺書補其所未備盖皆憤俗憂時之語也吾鄉最稱寒瘠而邇來俗尚競趨華靡雖當兵燹之餘救死不贍而編中所嫉書譏尚怪輕人道而重鬼神諸陋習亦皆有之舉國譸張若

簧鼓喜名矜異之士謂其道玄妙無上而孔孟之言特詳於下學云爾此白晝大都操戈入室而無復忌憚者也一曰間儒以先聖之道不可易也二氏之說不可勝也合而一之姑以惑世使學者無深拒焉而且駸駸入於其中而不覺此策士所謂辭卑而進為二氏間者也一曰竊儒陽稱孔孟之學而陰宗二氏之旨指之曰禪則深避其名而厭然掩之其徒從而推之曰此聖學正脉也二氏之道去聖學非遠也所異者幾希之間耳此

以詩禮發冢行之暮夜而慣東方之明者也斯三者其說盈於天下矣春秋之作非惡儒也惡儒而異者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之害猶可言也儒而異異而儒其害何可言也

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夫無常業游民也豈惟不免於餓放僻邪侈無不至而刑戮隨之矣古之君子帶經而鋤負薪而讀固貧者之業也奚足恥也士而恥貧不足以為士矣貧而無業不可以為人也

郁離子言人而不死則天地間無所容人矣死而皆爲鬼則天地間無所容鬼矣乃人之言金丹不死者非獨庸人也高明名士多好之或傾家亡身而不悟淫祀求福非獨婦人也縉紳大夫篤信之乃願爲僧巫輩嗃矢而不辭彼亦何至於是哉由學術不明人心不正而利之陷溺人一塵之眯目遂不見嵩華耳

蘭江章文懿公天性朴誠其家居每歲請門生二次清明一次冬至一次皆其祭先之福物也兩人共一席有

不至者文懿自專一席狼餐而盡若門生續至則夫人自來益之夫人平日與門生皆相見文懿他時只蔬食初非矯強亦無意必其朴誠之性以為有則喫無則已順其自然適當如是而止耳以視後來仕宦之家其奢與儉何啻霄壤文懿移居城中宅後有天福山一日本縣有勾攝一罪犯經文懿門前過逕走入其家從天福山逸去差人在文懿家作鬧謂藏匿此人文懿令其至內尋索差人直進卧房遍尋不見亦從後門上天福山

追趕而去文懿與夫人畧不動色焉
張安世家僮數百人皆有技業虞宗治家富殖以奴婢無游手可法哉余以為子弟甚多尚有賢與不肖之可慮況家僮數百乎省事不如省官必汰其狡黠而恣肆者用其謹朴而誠厚者可也
唐徐敬業世勣孫也勣慮其狡猾必覆宗偵其出獵縱火焚之敬業即殺其所乘馬匿腹中浴血而出後以失職怨望起兵討武氏兵敗而死宋胡明仲寅康侯弟之

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閤閤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康侯曰當有以移其心別著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後為有宋名儒兩人皆以少年時駘宕不羈為祖父所憂而其後來結局相異如此所以然者寅為儒門子弟習見夫詩書禮義之容一變至道家訓使然若敬業目中惟乃祖軍中戰鬬攻取事耳而世勣阿旨立武曌為后幾覆唐宗雖病中以子孫付弟之言不為不正僨轅之報又何能免人生世上父兄之教

蓋可忽乎哉

程明道兄弟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册就視之則易也篾者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曰三陽皆失位後閩人袁滋入洛問易於伊川伊川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見賣醬薛翁於卭眉間與語大有所得尚有郭曩氏及譙定與篾叟醬翁皆隱君子也

李凝齋曰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却類莊子

又有息齋李衎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竹妙而不實息齋之竹真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久真贋雜錯徐文長云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為鶻所掠翎羽騰閃揹捩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余偶獲道人真蹟秘為至寶不意竟失於兵火令人悵恨無已茲錄兩公評語當怦怦不釋時揭而讀之庶使當日淋漓走筆之狀彷彿在吾目中聊以自慰耳

造物之理有不可解者吾鄉航埠下洲一帶以木奴為

利然必為之澆灌修剔其實始繁今秋其地鞠為茂草
而蓬蒿滿目中仍有橙黃橘緑之景一可異也稻麥及
菽不種而生穎而粟者至於如墉如櫛遺秉滯穗少為
難民之利二可異也或以為上天好生無盡殺之故而
余以為不然天果好生則意在不殺何待於盡且天果
好生則宜止殺而止殺之道在多生好生之人而不生
嗜殺之人蓋嗜殺之人少則天下皆得其生矣好生之
人多則天下皆免乎殺矣故曰願人常行好事願天常

生好人不此之務而喜兵好亂實緊有徒聽其磨牙談舌殺人如麻而莫之禁於是死者肝腦塗地生者家室流離然後乃出其奇以拯於燼消澌滅之餘天亦可謂惠而不知為政矣或又以為刼運所逢天亦無奈子何怨之深也余曰詩云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又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蓋人有疾苦未嘗不呼天也如其有路余將不避虎豹之關而問之奚其怨

沈維時石田之子也性嗜古器物書畫遇名品摩撫諦玩喜見顏色往往傾橐購之箘簵所入足以資是縹囊緗帙爛然充室而襲藏惟謹對客手自展列不欲一示非人至尋核歲月甄品精騐歷歷有據江南賞鑒家咸推之又喜積書讐勘勤劇曰後人視非貨財必不易散萬一能讀則吾所遺厚矣錢孔周所與遊唐伯虎徐昌穀湯子重王履約履結文徵仲室廬靚深嘉禾秀野性喜蓄書每併金懸購故所積甚富山經地誌稗官小說

無所不有遇有所得隨手劄記積數巨帙文先生極重之寫贈碧梧高士圖兩公皆吳人雅人深致迄今相見如對清泉白石令人滓穢俱消黃山谷云世人惟俗不可醫余謂書兩公事為一紙燒成一劑用佳茗送下或可以療但恐已入膏肓縱有純灰十斛不能若頭風之易愈耳

宋羅景綸先生有方寸地說取俗語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二句而衍之也其言親切而有味載所著鶴林

玉露中併其全集皆堪諷覽

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我往彼亡紂以甲子亡周不以甲子興乎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事之可否當斷于心何以禱為為此言者胷如鏡眼如電膽如箕不假思維衝口而出有斬釘截鐵解牛破竹之力彼青烏赤庭家雖有百喙於何處更進一語

帝王之興以德為瑞而不在於星雲海嶽鳥獸草木之奇自昔人好異而有流虹繞電麟遊鳳巢草生魚躍等

語記事之家不能削去益滋後世虚誣誕妄之習而草澤之間且有假其事以惑愚民而成亂堦者善乎劉子玄史通之論書事也曰祥瑞之出非闗理亂盖主上所惑臣下所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愈劣而祥愈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史官徵其謬說録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别其煩一也盖説瑞稱祥其謬易見而從古及今鮮有一斥其非者子玄之論豈非千古卓識

黃山谷與其甥洪駒父書有云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為棋酒公私皆辦矣黃長吉曰公私皆辦語殊近情使人躍從而余以為最易誤人之語也蓋子弟資性中下者多終朝閉戶尚恐坐馳況於飲酒著棋乎邇有一擢高第者先是曾以優為戲一時少年輩不問其人學殖何似也棘闈乍蹶輒謂取科第無事嘔心但如某者止以豪華跌宕之氣掇若承蜩耳於是與卷帙漸疎至於流蕩而忘返而其蹭蹬不

得志也日益甚然則山谷之意以駒父之天分髙而識力定雖分其功於棋酒而不受其累觀其目之為江南千里駒可見矣故其言如是苟非其人而又有家棣之責則一日之内繼之以夜以一分治家二分讀書棋酒之興偶一為之餘皆閉目與口勿貽濡首之悔可也

張魯祖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孫恩世奉五

斗米道叔父泰師事杜子恭有秘術泰伏誅恩逃入海衆聞泰死皆以為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恩寇臨海為太守辛景所破窮蹙自投於海而死妖党及妓妾等皆謂之水仙從死者以百數隋宋賢善為幻術自稱彌勒出世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又懸大鏡於堂上素紙上畫為蛇為獸及人形有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暎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更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

數千百人遂潛謀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兵欲擊乗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以上諸賊自古及今往往有之而愚者為其所惑遂至狓猖有御民之任者所宜防微杜漸嚴行左道之禁止亂在於未形其功較易耳郎將惜不記其姓名

三國志魏書所載濟陰王思盖濟陰人姓王名思也往

見讀史快編以思為魏宗室而濟陰乃其所封之地遂以曹為姓而直曰曹思云云其誤甚矣

吾鄉藏書之富如余四泉徐賓梧葉寅陽方孟旋徐魯人徐雲林諸先生余繩之式如昆季充棟汗牛不數惠車張秉雖余家無賜書而四十年間典衣縮食忍凍與飢而購之者大國壇坫之下稍足附江黄馬草代以來諸家所蓄散亡者不少然收合餘燼尚可成師不意此番之變雖有汲冢魯壁為之一空後來子弟誰復知有

鄴架曹倉之盛者吾願繼起之彦拓開眼界雖力不能
購亦效編蒲織柳日營未見之書慎勿以劒首一吷坐
井觀天而口誦芝麻通鑑自矜博覽也

唐華原柳氏自公綽公權開家其後若仲郢若璞若桂
若璧若玭皆有家法公權太醫箴玭家訓並宜録置座
右使烏衣子弟讀之毋令以賣綾絹牙郎為其婢所笑
明況鍾始由小吏拔為郎宣德間以三楊特薦為蘇州
守宣廟賜璽書假便宜治郡政聲赫然為明時郡守之

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祀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𤣥冥子曰不禳妖不祭河二事可見楚子于死生禍福理上看得十分透徹非惟可以破衆惑補世教進此便入死生不二之門矣此孔子之所以嘆為知道也

左傳國語吳越春秋越絶書史記諸書所載吳越兩國君臣情事皆若寫生而國語中夫差㪅盟文種倡謀伐吳數段古藻非常讀之令人驚心動魄尤為諸作之冠

古人文字刻畫有若百鍊千鎚握槧家對之如覩三代鼎彝六朝金粉一時無色

松江徐養齋居鄉每過往還之家見陳設過盛則慘然不樂遂不舉箸或勸之則曰吾今日心齋當茹素也里中從公之化稍稍崇儉

葉文莊公水東日記云吾平日行李出入未嘗有意擇日每為同事將官中貴所猥留閒士大夫喜談星命者亦頗厭之近見富鄭公以禄命不利稱病歐陽公避五

月不上官古人乃爾豈亦未能免俗耶余性多偏文莊公所云不擇日不談星命兩事亦頗有之然自謂古人今人中相合者甚少不意文莊公早已為之矣余之瑣瑣豈敢妄效前賢但得一二同心者差可以自堅耳

明孝宗嘗問一内侍云今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與故鄉新舊亦須燕會那得工夫飲酒内侍答云常是夜間飲酒孝宗曰各衙門差使缺人若是夜間飲酒騎馬醉歸那討燈燭今後各官飲酒

回家逐鋪皆要籠燈傳送兩京盡然雖風雪寒凜之夕半夜呌燈未嘗缺乏孝廟之體恤羣臣備極如是然余以為當日各衙門官亦皆能體人主優恤臣下之意而兢兢守法則可耳倘因是而流湎無節則半夜呌呼民受其擾反為逐鋪之累矣

吾邑有廟奉景祐真君額曰忠烈幞頭金甲目睅而面藍襍以白圈紅點如世所扮鬼王之狀相傳以為張睢陽也殊可駭異嘗見桂林辨疑三事其一以為桂林屬

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老頭陀得祠曹牒為僧
蓋公之片辭隻字人皆愛而護焉若是道人與此僧事
皆可傳惜不記其名也

雙橋隨筆卷十二